



“周身刀，張張利！”

專訪著名作家劉樺

文：王 紅

今年80高齡的劉樺先生，以冬春軒這個筆名為讀者所熟悉。他的文章雅俗共賞，廣受歡迎，其深厚的文字功力和淵博的學識也令讀者為之讚賞。他並非一位專業作家，文學創作只不過玩票性質，可他能玩得如此出色，如此了得，卻非一般人所能及。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固然值得肯定，而他堅持不懈、孜孜不倦的學習態度和面對挫折永不放棄的精神更值得欽佩。

讓我們一同去瞭解這位老先生充滿傳奇的人生歷程吧！

“工作對於我來說就是享福……”

王：您今年已經80高齡了，本可以在家裡靜享清福，栽種花草，可您還堅持每個星期在報紙上寫六天專欄，是甚麼動力驅使您這麼做呢？

劉：我這就是在享清福。我本來就是貧苦出身，工作已經成為我的習慣了，如果哪一天我不工作，渾身就不舒服，就會得病。現在這樣，我感覺很充實的，沒有時間讓我去胡思亂想。每天一睜開眼睛，就開始構思今天要寫的文章主題，有的時候靈感來了，很快就可以完成，心情非常愉快。當然，並不是每天都那麼順利，有時候一整天都在苦苦思索，可能要到凌晨3、4點才能完成。儘管如此，我非常享受現在的生活，如果這都不算是享福的話，那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啦。

病床上的啟示

王：您是什麼時候開始喜歡上寫作的？

劉：這就說來話長啦，要從我12歲的時候說起。大概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我當時住在番禺，為了躲避戰爭，我離開了母親，一個人逃難去了越南，在一所華文學校裡讀書。在我16歲那年，我得了闌尾炎，整整折磨了七個月，那病在當時來說可不簡單哪。我一個窮學生，哪有錢？眼看缺醫少藥，當時一個非常要好的同學，家裡非常富有，他沒嫌棄我窮，每天都到醫院裡來看我，還給我帶來很多書。慢慢的，我逐漸養成了閱讀的習慣，並且從中學到了很多知識。說到這兒，我還想跟你多說兩句。我在醫院住了半個月後，由於盟軍空襲，傷者無數，醫院床位不足，我被迫出院。開刀的傷口還沒有痊

癒，每天我都要走很遠的路去醫院換藥，由於路途勞累，傷口每天都會爆裂。七個多月過去了，我的身體越來越虛弱，又沒有錢，就產生了輕生的念頭。我的那位同學知道後，用家裡的馬車把我送到西貢一個法國醫生那裡治療，四天我就完全好了，這才檢回了這條命。

王：那您在越南一直捱到什麼時候？

劉：直到1943年，我得知母親病重，想趕回來見母親最後一面。但由於戰亂，海陸空的交通都斷絕了，我只能走路回番禺，整整走了五十四天，到家的時候腳都腫得不成樣子了。遺憾的是，在我回到家的八天前慈母就去世了。

在戰亂中求生存 從逆境中尋夢想

王：當時您只有十七歲，怎麼活下去呢？

劉：我徹底失去了依靠，那時抗戰剛剛勝利，經濟蕭條，真可謂餓殍載道。為了生活，我又輾轉到了香港，可在香港也找不到工作。無奈又回到了越南，我在一家印刷廠當排字學徒。自從我有了讀書的習慣以後，就一直希望能從事新聞方面的工作，看了很多關於編輯、採訪、速記方面的書。後來，我投稿到當地的華文報館，他們看了我的文章後就讓我去面試。就在面試前兩天的晚上，一場大火燒光了我所有的財物，除了身上穿著的一條短褲，我連件上衣、一雙鞋子都沒有，結果只好放棄了去面試的機會，這使我非常沮喪。

王：那您就放棄了那個夢想嗎？

劉：沒有！我知道當排字工人是通往新聞從業人員最快的捷徑，所以我就從排字學

徒開始幹起，有機會接觸到報紙的編輯，經常向他們請教，和他們談論寫作的心得。當時的排字工人大都是文盲。兩個月過後，我就從一個學徒陞為排字師傅了。當時越南正處於抗法戰爭時期，因為我為報館工作，又經常寫一些支持民族戰爭的文章，引起了法國人的注意，開始派人跟蹤我。我的生命受到了威脅，只好逃跑去柬埔寨謀生。

王：您的經歷真是富於傳奇色彩。在柬埔寨又發生了哪些故事呢？

劉：開始的時候還是做排字工人，後來轉到一家公司做鑄字工，並兼公司會計。

王：您是怎麼學會會計的？

劉：在我十七歲回番禺的時候，看到一些舖子裡的掌櫃打算盤，嫻熟的手藝讓我非常羨慕，我就每天晚上在家自己學習，掌握了基本的單式記賬方法。在鑄字公司工作的時候，一同事買了一本複式簿記的會計書，他覺得內容太枯燥，翻了一頁就丟到一邊。我於是借來看看，越看越覺得有興趣，後來就把從書本裡學到的知識應用在公司的賬目上做了一些改革，效果很好，我心裡特別高興。

王：那您後來一直在那裡工作嗎？

劉：不是，當時我在鑄字公司時，認識了一位鄰居，他是一所大酒店的經理。他發現我懂會計工作，就請我到他們酒店擔任會計主任。那是當地一所很高級的酒店，地上鋪著地毯。對於我這麼一個窮小子來說，這麼高級的地方別說去過就連見都沒有見過。我抱著多見世面的想法到酒店工作。那裡住了很多外國人。當時的柬埔寨



寨，大多數人都講法語，會英語的人很少。為了謀生，我平時自學過一點英語。我就每天身上帶著兩本袖珍辭典，一本英漢辭典，一本漢英辭典，用非常貧乏的英語與他們交談，並在交談中學習英語。有一次，酒店大老闆來酒店視察工作，偶然看到我正在用英語在與外國人交談，他看在眼裡記在心中。沒多久，他開了一家國際船務公司，委派我擔任公司的英文會計。本來這工作對我於來說也沒有甚大的難度，除了“摘要”欄需要用英文外，記賬的方法和數字都是一樣的，可我還是遇到了一些困難。當時的生活條件跟現在是沒法比的，煲水都是用炭爐，生火的時候需要用一些“油柴”（引火物），要用英文記下這類物品的名稱可不是件容易事兒。所以我的桌面長期放著各類辭典，有越法辭典、英法辭典、中法辭典、中英辭典、英中辭典、法英辭典。碰到這種情況，我就從越南話中找出相應的詞，然後通過越法辭典查出法語辭彙，再通過法英辭典找出英語的辭彙。這不僅解決了問題，也促使我開始學習法語。後來公司重組，會計用語須由英語改為法語，經理問我用法文有沒有問題。為了保住飯碗兒，我毫不猶豫

的回答他說沒問題！此後，我開始苦學法語。事實證明，我的確沒有問題。

王：在這期間，您還繼續從事寫作工作嗎？

劉：我從來沒有放棄過寫作，一直兼職報館工作。我從事過很多行業，最多的時候兼了五份職。沒辦法呀，為了生活！當時柬埔寨沒有柬文活字，我和幾個鑄字的同事，參照泰文的方法，研製了一套柬文活字。從那以後，就有了柬文的報紙了。另外，我還和幾位精於柬語文的朋友編寫了一套華文學校適用的柬文教科書，經過當時政府指定的高僧審閱後，認為很適用於推廣柬文。從那以後，我堅信，只要肯學肯做，沒有什麼難題是解決不了的。

王：您真了不起呀，那您怎麼到了澳門呢？

劉：後來柬埔寨政局不穩定，又有戰爭，我只能又舉家遷移啦。

王：您幾乎是目睹了上個世紀在東南亞發生的所有重大戰爭。

劉：是啊。

“冬春軒”背後的故事

王：您的經歷實在是太精采了。“冬春軒”是您的筆名，能不能告訴我們這個名字背後的故事呢？

劉：我再給你講個故事。古時候有個林狀元到一家理髮舖理髮，那時候理髮還包括另外一種服務叫“採耳”（挖耳垢），老闆幫狀元採耳的時候太緊張，一不小心把狀元的耳朵捅出血了。狀元當時卻沒有難為他。老闆非常仰慕狀元的文采，請他賜墨

寶，他欣然答應，揮筆寫了三個字：“冬春軒”。老闆很高興地把它掛在店門上，可從此以後，再也沒人光顧他的小店。老闆疑惑非常，苦思不得其解。後來有人告訴他說，你抬頭瞧瞧你店門上掛的這三個字讀甚麼？“冬春軒”三個字全用入聲去念，便是“捅出血”，當然不會有人來呀！

王：哦，原來您用這個筆名是希望您寫的文章能一針見血呀。

劉：哈哈！

王：到現在為止，您已經出版過多少本著作？

劉：我平時主要是寫散文。到現在為止，出版了《雕蟲集》、《世說新聲》和近期的《鼓柁滄浪》，內容主要包括粵方言、文字學、詩、詞、曲。

王：冒昧地問您一句，請問您的正規教育的學歷是甚麼？

劉：在越南的華文學校讀到初中三年級。

我雖然眼睛看不見，但是只要我能說出來的字我就能用盲文寫出來。回去之後我想了很久，的確，很多粵方言的口語詞，有些是很常用的，讓我寫還真的寫不出來。我開始學習盲文，同時在思考，任何語言都應該有它產生的歷史背景和原因，那麼就應該有相應的文字。譬如喝酒吧，很濃烈的酒粵語說 kenj（奇驚切），這個字究竟該怎麼寫呢？我開始翻查《辭海》、《辭源》、《康熙字典》、《說文解字》，終於找到了“勑”這個字，我開心得不得了。此後，每當找到一個字的根源時，我都興奮得睡不著覺，又有了要尋找下一個



只要能說就該能寫

王：從您的文章中看出，您對粵方言的辭彙運用、發展歷史很有研究。您為甚麼對這個領域那麼感興趣，又是通過甚麼途徑去學習的呢？

劉：我有一個同鄉是個瞎子，有一次我跟他閒聊，他對我說，別看你眼睛能看到東西，可你能說出來的字未必能寫得出來。

字的動力。你知道廣東人為甚麼把老闆稱為“老世”嗎？

王：說就經常說，到底怎麼來的還真不知道。

劉：這與日本佔領香港時實行的“戶口制”有關。當時，每家每戶的門口都要掛上一個牌子，上面寫著“世帶主”，就是戶主的

名字。後來人們把“世帶主”簡稱為“老世”，現在很多的人寫成“老細”其實是以訛傳訛。

王：聽您這麼一說，原來我們一直都在用錯別字啊。

劉：這並非規範的現代漢語，談不上對錯的問題。

王：除了寫作、讀書，您還有甚麼別的愛好嗎？

劉：我最大的愛好就是看書，而且看得很偏，特別喜歡看一些古典文學、詩詞、元曲之類的書。讀書和寫作基本上佔據了我所有的時間。以前我讀書是為了生活，現在讀書純粹是因為興趣。如果說還有別的愛好的話，就是和一些老朋友吃吃飯、聊聊天。跟年輕人在一起，我也感覺自己變年輕啦。

王：現在全社會都在鼓勵閱讀，您能跟讀者分享一下您的讀書心得嗎？

劉：歐陽修讀書有三上：馬上、枕上、廁上。我的學習也有三上：馬(桶)上、枕上和路上。就拿路上的學習來說吧，我經常留意街上掛的招牌。有一次，我看到一個招牌上寫著“丰”，我問老闆這是甚麼字，老闆告訴我這就是簡體的“豐”字啊。我告訴他：這個字是“芥”的異體字，是草的意思，簡體字的“豐”應該是一撇兩橫。來，你看看這是什麼字：“采”

王：這是“采”字呀。

劉：錯啦，“采”字上面是爪字，下面一個木，而這個字是一撇下面一個米，這是“辨”的異體字。

王：跟您談話真的學習到不少知識。接下來您還有甚麼計劃準備去做嗎？

劉：很多人都鼓勵我寫自傳，我還要看看

有沒有這個時間。有一個心願我一直想去完成，《說文解字》是一本非常好的書，可是版本太多，而且很難查閱，我想把現有的這幾個版本整理綜合起來，再用上現代的檢字方法，這樣查閱起來就容易多了。可這項工作的工作量太大，也不知道我不能完成。

“周身刀”用到哪張就磨哪張

王：您肯定能行！從您身上我們真正感受到了“活到老、學到老”的涵義。最後，能不能請您和我們年輕一輩分享一下談談終身學習的重要性呢？

劉：廣東人常說：“周身刀，冇張利！”可我非常喜歡“周身刀”，用到哪張我就磨那張。文字也好、語言也好、技術也好，樣樣都應該學。廣東人還有句俗話：“學好本領等行運。”如果沒本事，運氣來了也沒有用。這就是我想告訴年輕人的。

王：劉老，非常感謝您接受我的採訪。祝願您身體健康，早日完成心願！

結語

如果說人生是一本書，那冬春軒老先生這本書一定可以讓您回味無窮，感慨萬千。這本書中沒有太多的豪言壯語、沒有大套大套的偉論，只是記載下他苦難歲月裡自強不息的奮鬥經歷。他用他的真實故事告訴我們，遇到機會並不難，難的是如何把握住機會，只要肯學肯做，沒有什麼難題是克服不了的。